

## 祭奠红马

我的父老乡亲，你们已经倦于守望。无论如何，那匹红马是永远消失了。河川里的细流流了这么多年，谷地里摇曳着新鲜的野荞麦和香茅草，早年间呜咽的风变换了声音，回荡在水波之上，唤起你的回忆，但是那匹马永远消失了。随着红马远去的是一个来自怒山的男孩。他爷爷喊他锁，他的名字也许就叫锁。锁就是传说中那匹红马的小情人。锁出现在故事中时，你注意听我爷爷吹响铜唢呐，声音很像一种啼哭。那就是锁的啼哭的模拟，锁是一个酷爱啼哭的孩子。你要把锁想像成一个满身披挂野藤的裸身男孩，他站在河川里撒尿，抬起头猛然发现红马在远去，一匹美丽异常的红马鬃毛飘扬，四蹄凌空，正在远去。锁把手指头含在嘴里，开始啼哭。你想像锁是很多年前弃莽山野中的孩子，他的哭声惊动了水中的柳条鱼和空中的山雀。有一只羽毛呈现翡翠色的山雀飞抵锁的肩头，和你一样静静地谛听男孩沙哑的哭声。那时候鸟类动物是不怕孩子的。

你看见锁在暮色中面向东南方，东南方横亘着苍茫的山脉和森林。在苍茫的山脉和森林对面就是海了。你根据锁站立的姿势和方向，可以辨别出那匹红马消失在东南方，消失在海洋那边。这个故事中还必须出现锁的爷爷，那个一天天由强健走向衰亡的怒山老人。他就是枫杨树磨房的主人。他的磨房盖在山上，是石块垒成的。没有一扇窗子。他自称是从很远很远的怒山迁徙来的，那里的山民习惯于黑屋子中的生活，他们从早到晚点着松明灯，把牲畜圈在土坑边，把孩子养在牲畜圈里。他们喜欢养马，喜欢抚养很多很多的孩子。那些马匹长得比人俊逸百倍，膘肥体壮，他们的孩子却瘦骨嶙峋，一代代羸弱下去。就这样怒山人一年年往南方游散，离开了他们的故乡。怒山马在主流散的道路东奔西散，有一匹跟随它的主人来到了我的枫杨树老家。你也可以把这匹怒山马看成这个故事的主人公。老人在某一天清晨出现在河谷地里。他牵着红马出现在河谷地里。那匹马高大雄壮，美丽绝伦，马脖子上套着一只银色项圈，闪闪发亮。奇怪的是马背上有一座山峰似的草垫包微微颤动着。我爷爷在收玉米的时候第一次看见了那匹马，刹那间他心神迷离，他扔下了怀中的一堆老玉米朝他们奔去。“那是马吗？客人？”“马。怒山马。”老人倦怠地回答，勒住了马缰。“马背上驮了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一卷草垫子。”

老人拍了拍马，神色漠然地朝村里房子密集的地方走。我爷爷站在玉米地边望着他们疲惫的身影，他发现马背上的草垫子自始至终在蠕动，里面似乎藏了什么东西。怒山人牵着马涉水过河时，我爷爷看见了锁，锁的脑袋黑黑的，从那卷草垫子里探出来，缩回去了。锁藏在马背上过了枫杨树的河。怒山人为什么要把孩子藏好了赶路是一个谜。我爷爷说怒山人把马和孩子作为财产，他们怕强盗。他们相信山外人抢不走马但会抢走孩子，所有的怒山人离开山地时都把孩子包捆好了藏在马背上。我爷爷说他们毕竟是来自遥远的怒山呀。锁经常骑着那匹红马下山，来到村里房子密集的地方。女人和孩子都从窗口注视神奇的马匹和马背上的孩子。他们发现马和孩子有一些共同之处。他们的脖颈上都套着一只银项圈。锁的一撮乌黑的头发被他爷爷梳理成马鬃的样子，迎风飞拂。锁骑马环顾我们的村庄，精神总是很散淡很忧伤。那匹怒山红马呱呱地嘶鸣不止，它惊醒了所有梦中的乡亲。女人们都喜欢锁，她们一再地在窗边叫喊：“锁，下马来，给你吃玉米饼子。”

锁高傲地摇着头。锁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，他喜欢跟马说话，他不喜欢我们。而枫杨树的女人们仍然在窗边叫喊：

“锁啊，你的鸡儿长大了，你要穿裤子了。”锁的黑脸上掠过一道愤怒的光。他双腿一夹马腹，红马就越过村巷和晒场，走了。锁是一个裸身男孩。锁的爷爷答应给他缝制一条鹿皮裤子，但是多少天过去裤子一直没有缝好，锁的爷爷连针线也没有，他怎么给锁缝鹿皮裤子呢？听我爷爷追忆他跟怒山人的交往：他背着粮食上山去石头小屋做客。他跟那爷孙俩坐

在草垫子上喝家酿米酒。那匹红马就站在他们身边嚼咽干草。我爷爷去山上主要是想多看几眼那匹马，他甚至想骑上那匹马走一走，这是一种稚气的愿望，我爷爷一直羞于启口。

我爷爷对怒山老人说，“你缺什么就对我说，枫杨树这地方什么都有，什么都能给你找到。”

“什么都不缺。”怒山老人突然压低了嗓门，盯着我爷爷的眼睛，“就缺一个女人，把你妹妹嫁给我吧，她很漂亮，我一来就看上她了。”“老天，你要我妹妹？”我爷爷先是一惊，然后大笑起来，“可你有七十了吧，我妹妹才十六岁呀！”

“我不知道我多少岁了，我从来不记这个。”怒山老人的神情不快，显然受到了一次伤害。他翻身跳离草垫子，走到一块大石桌前，掀掉上面的坛坛罐罐，他对我爷爷说，“你能把石桌举过头顶吗？”我爷爷估计那石桌起码有二百斤重，他摇了摇头。怒山老人便轻蔑地笑了，他说：“你像树杆子一样年轻，你举不起石桌，我老了，你看着我举石桌过头顶吧。”紧接着怒山老人脱下皮袄光着膀子双手拎起了石桌，他将石桌举过头顶的同时对我爷爷喊，“把你妹妹嫁给我吧！”我爷爷难忘当时的场面。他不知怎么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。他听见红马在身边含蓄地嘶鸣起来。后来他把一袋子玉米面扔在马蹄下就出了石屋。你要知道他承受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最致命打击，羞辱和气恼像两只利爪抓破他的心，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。我爷爷从此意识到枫杨树男人的衰弱委琐，从此他开始苦练一身超人的体魄和武力，后来成为枫杨树有名的地头蛇。我爷爷的妹妹当然就是姑奶奶娴。娴已经仙逝多年。你无法想像娴这个乡村女孩的美貌。她在十六岁时就丰盈饱满如同一朵野石榴花。娴的短促生命里留下一种惊人的浪漫使人回味无穷。一切都跟怒山的男孩锁有关。你听见我爷爷又一次吹响了铜唢呐，声音像是一个女孩做梦时古怪而内涵强烈的叹息。铜唢呐吹奏的就是娴的爱情。你会感到吃惊。娴在出嫁前八天突然爱上了锁。这种爱情很明显带有晦涩难辨的色彩，不宜张扬却又无法回避。娴从前不出家门，但是出嫁前八天她穿着一条红草裙到山上去了。她提着一只竹篮抓着一把挖菜刀走过村庄，有人问她去哪里，她说，“天气多好呀，我去山上挖野菜。”娴走过了浅河川，因为她听见锁在谷地里大声痛哭。锁在河边凝视他的红马大声啼哭。许多人把锁的哭泣声幻听成一只杜鹃鸟在枫杨树乡村上空回荡，那是神鸟带来不祥的消息，春天从而浸透了莫名的悲伤。但是你不知道悲伤的河流怎么流到了这里。你不知道锁为什么总在大声啼哭。娴看见谷地里的阳光是鹅黄色的，锁坐在浅水里像一条发亮的小鱼。而那匹怒山红马站在黄桷树下，它昂起修长的脖子，眼睛发出玛瑙的光泽，静静感受着世界的声音。

“锁，你为什么要哭？”

锁听不见女孩的声音。锁在春天的下午就是个牧马神。牧马神在春天的下午需要哭泣。

“锁，你为什么要哭？”娴把剜菜刀扔到篮里，把篮子扔到水里，她跪到水边也坐在锁的身边，拉住他的手，“告诉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哭？”“马要死了，马活不长了。”

“你别哭了。女孩子才喜欢哭。你看马在吃草，马怎么会死呢？”“不，马要死了，马一离开怒山就活不成了。”娴突然格格地笑起来，她充满柔情地摸摸锁的光头顶，然后拎起美丽的红草裙朝马跑过去，“马好着呢，你看我来骑马。”娴拉住马缰时打了个趔趄，那匹马咳嗽地嘶鸣不已，后蹄像弓一样绷起来又迅速弹发，差点撕碎了娴的红草裙。锁的吼声同时炸响：“别靠近马，你不能骑它！”

娴双手叉腰在近距离内打量着那匹怒山红马。她发现了红马的愤怒，她理解红马的愤怒。

“我不能骑马？因为我是女的吗？”

“因为马不认识你。马不喜欢陌生女人。”“锁，你也是一匹马，你也不喜欢陌生女人。”“我爷爷说人都是马变的，人都是马的后代，但是人的良心都坏了，他们现在不喜欢马了。”

“锁，你是一匹小马驹，多可爱。你看我是一匹马吗？”“你是一匹母马，不，你是一个女人。我爷爷喜欢你，他要你嫁给他。”“你爷爷？他快一百岁了吧？是男人都想要我。我不嫁你爷爷，再过八天我要嫁给平原上的一个货郎，他送给我八匹小花布。再过八天我就要嫁人了。你懂不懂嫁人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你不嫁给我爷爷他会杀了你。”

“我不怕你爷爷。男人都是发臭的，男人都很脏。锁，只有你干净得像水一样，你知不知道女人都喜欢你，都想搂着你睡觉呀？”一切都跟春天的下午有关。娴被野地里拂荡的湿润芬芳的风置于绝境，成为一只晕眩的蛱蝶。她在鹅黄色的阳光下发颤，凝视怒山男孩锁的光裸的身子，目光渐近痴迷。你要知道是野地里拂荡的湿润芬芳的风牵动了娴的手，那只手上青春荡漾，抓住锁佩戴的银项圈，像蛇一样在锁赤裸的身子上自由游动。锁沉默不语。你已经知道锁是一个牧马神，牧马神静静地望着娴的手，瞳仁里映出的是红马的影子。你已经知道就是野地里拂荡的湿润芬芳的风牵动了娴的手，娴的一只手充满渴望朝天空摊开，另一只手解开了她的红草裙。娴轻轻地说，“锁呀，姐姐也是一匹马，你骑上来吧。”那个牧马神，那个怒山的男孩骑在我姑奶奶娴的身上，你要相信他是一个纯洁的骑手。你要相信他喜欢所有的马。我爷爷的故事到这里总是停顿。无论如何这是一段隐秘的家史。让我们在祭奠红马时也给娴的亡灵点上一棵香茅草。娴是一个极其浪漫而又不幸的女人。十个月后她死于难产。她的婴孩生下来从黎明哭到深夜，嘹亮的哭声给母亲送葬。她的婴孩形状像一匹小马驹，让平原上的人们惊诧万分。

告诉你娴出嫁的时候真的抱着八匹五颜六色的小花布。她的披散的长发涂上花粉油挽成妇人的头髻，斜插了一朵紫红色的野芍药花。她的面容美丽绝伦，永远新鲜。娴坐在一顶花轿上离开枫杨树，路过河边谷地。她看见怒山男孩锁跟以往一样，坐在水边对着那匹红马哭泣。娴这时候才懂得了锁哭泣的意义。她从花轿上站起来，朝锁勾起手指做了个神秘的手势：“锁，你长大了，你该穿裤子啦。”

“红马要走了。”而锁在河边哭泣着回答。锁垂着头，没有向远嫁的娴多看一眼。送嫁的人们都听见了锁的凄凉奇怪的回答。后来他们回忆起来，是锁第一个向娴透露了红马远去的消息。那天人们在枫杨树的山梁上发现一匹奇怪的马在顺风奔驰。那马活似一个人的形体，它凄凉地呼号着顺风奔驰，四肢拍击岩石的厚土，杂沓有声。人们都说又从哪里来了这匹奇怪的马？后来有人从山上奔下来喊叫：那不是马，那是怒山老人。事情传开后却无人相信，乡亲们想也许那天太阳太辣，他们看花了眼。而我爷爷对此沉默不语。他相信那匹怪马就是怒山老人。第二天他看见怒山老人紫红色的脸膛迅速归于苍老。仇恨是一棵会开花会结果的树。仇恨的树在我爷爷和怒山老人之间披挂了暗褐色叶子，繁衍了这个故事的枝节。要说一下怒山老人的磨房。磨房里的碌碡、磨子从前都是我爷爷送给怒山祖孙俩的。我爷爷坦白地说，他给他们送东西是有所图谋的。他自从见到那匹红马就神魂颠倒，他天生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男人。但是红马不喜欢他，红马总是拒绝他的亲昵。于是我爷爷又仇视红马。他建议磨房用马来拉磨，怒山老人坚决地摇着头，他说，“怒山马不是一般的牲口。它不能拉磨，如果马拉磨要人干嘛呢？我不是能拉磨吗？”“你不是从怒山里来你就是无法理解那匹马的尊严。那匹红马在我的枫杨树老家自由游荡，它就在你的窗外视线里自由游荡，你每天可以看见它，却无法介入红马的神秘生活，红马只属于它的主人。后来我爷爷到山上的磨房去就绕着那匹马走。他对马的渴念有如一口黑井莫测高深。有一天我爷爷对怒山老人说，“新谷子打下来了，把碌碡和磨子还给我吧。我也要磨面了。”怒山老人说，“兄弟你好糊涂，你

不是说送给我了吗？”我爷爷笑起来，“你才叫糊涂，我从来不会白送人东西。你要明白磨房是我的，就像马是你的一样。”“我不能还你磨房，没有磨房我怎么养活锁和马呢？”我爷爷沉吟了半晌说，“那我们做个买卖吧，磨房暂时归你，但是我地里庄稼打下来，你都要给我磨成面。”你可以从这宗买卖中发现我爷爷又长又松的圈套，它是用我老家男人常有的狡狴和占有心理编织的，如今毫不费力地套住了那个来自怒山的老人。

锁在黎明的幽冥天色中醒来给马喂草料。他抚摸着马的脊背，只有在这种触摸下锁才能感觉到马与他同在。山上的石屋弥漫着干草和粮食的清香，锁推开木板门，迎面涌来的是枫杨树的风和白雾。锁的移居外乡的生活天天如此，而变化都是无声无息发生的。这个故事必须讲到怒山老人真正的苍老岁月。怒山老人是在红马消失的前夕才真正苍老的。

就这样锁听见了他爷爷的咳嗽声从草铺上传来。锁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见他爷爷的咳嗽声。在怒山里，除非濒临死亡的人才会这样剧烈地咳嗽。锁惊恐地望着他爷爷。怒山老人躺在草铺上，仿佛一棵被狂风刮断的老树。可是那阵风为什么一点也看不见呢？“锁，你过来，你看我的腿是不是让鬼魂砍断了，我的喉咙是不是让鬼魂扼住了？我怎么爬不起来呢？”锁爬到他爷爷身边，他闻见爷爷呼出的气息浑浊带着枯草的气味，爷爷以往在黎明时分威猛勃起的生殖器突然萎缩得可怜。锁猛地抱起爷爷沉重的头颅，于是你听见了锁再一次的哭泣。当某种幻想丧失时，你将准时听见锁的哭声。“你没看见鬼魂，爷爷，我看见你老了。”“不。我只是夜里被鬼魂砍了一刀。我看见那个鬼魂从山下来，来偷我们的马。我只是被鬼魂砍了一刀。”“爷爷，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想来偷我们的红马。”“锁，你要明白世上的牲灵唯有马是偷不去的。马的心跟人一模一样。马的眼睛能穿透黑夜寻访它的亲人。”你预料的红马拉磨的早晨就在这天来临，锁那天没去河边放马。怒山红马被挂上笼头站在山上石屋里。马的眼神是凄凉的洞察苦难的。怒山老人对锁说，“我们的马要拉磨了。你找一块黑布把它眼睛罩住吧。别让它看见石磨。别让它看见自己的苦难。”你如果在那天去了山上的石屋，会看见怒山红马是怎么开始拉磨的。必须用一块黑布遮住马的眼睛，马才开始一圈一圈地跑一圈一圈地拉磨。你如果在那天去了山上的石屋，会看见怒山的祖孙俩一个躺着，一个跪着，默地凝视着红马拉磨。他们热泪滂沱。“锁，你要是会跟马说话，你告诉它等我病好了，它就不再受苦了。”“马在哭，爷爷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“你告诉它我们受这些苦全因为我们离开了怒山，我们来到了别人的土地上就变得衰弱无力。”

“马真的在哭，爷爷你听见马在哭吗？”

你们预料的红马拉磨的早晨已经来临。外面的白雾消失，阳光渐渐明亮，我爷爷正扛着一包谷粒从山下走来。在所有故事中老人终将老去，孩子却是你心灵中的神明。怒山老人是老了，实际上他已经不可能从草铺上爬起来摘掉马的笼头。红马拉磨的沉重蹄声因此日复一日地变得古老而熟悉。你不要忘了锁是传说中红马的小情人。在红马拉磨的漫长岁月里，他守望着他的马。你有一天听懂了锁的哭声，你就知道红马这时候不在山上的磨房里，红马正在奔驰远去，它离我们清晰的视线已经很远了。

我爷爷说他的罪孽是一朵伞状毒菌，就是在这一年开放的。你知道我爷爷在这一年苦练了男人的臂力和体魄。他从怒山老人那儿得到这种感召，最终回报给他。我爷爷在某天黑夜纠集四名枫杨树汉子摸向山上的磨房。你知道我爷爷是去抢马的。那个多雾的黑夜在人的心灵中是不真实的，但也可能是发生了的。抢马的人听见那匹马的恢恢嘶鸣震荡不安。抢马的人带了一捆粗麻绳。他们走进石屋的时候也就是你做恶梦之时。怒山老人躺在黑暗中凝视着门口一排黑影，一动不动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会来。你们迟早会来，可惜我病倒了。”我爷爷撕掉蒙面布上去捆绑了老人。他说他完全凭借两条铜鼓般的手臂捆绑了老人。一切都是蓄

谋已久的，我爷爷抢马时忘却了人类的禁忌。

“你们来得可巧。锁到外面去了。锁要是在你们就没法抢走马了。”我爷爷朝怒山红马走过去。马又一次嘶鸣起来，声音充满了强劲的骚动。红马遍体泛光，在黑暗中犹如金山崩塌。“你们当心马眼上的罩子，当心别让马看见你们的脸。”我爷爷终于抓住了马脖子上的银项圈。他的手颤抖着摩挲着，马鬃猛地撩到脸上。我爷爷的脸滚烫滚烫。“你们牵着马走出屋子，马就会飞奔起来。你们当心。”我爷爷的真正罪孽在于他拉下了红马眼睛上的罩子，他回忆起那一瞬间总是悔恨交加。眼罩一俟落地，红马前蹄高高扬起，身体犹如箭矢射出石屋。抢马的人看见的是一团红色闪电，朝夜色山谷急驰而去。记得怒山红马在远去的时候频频回首遥望，你可以想像它在呼唤怒山的男孩锁。你听见我爷爷的铜唢呐再次吹响，摹拟锁的哭声，你要把锁想像成一个满身披挂野草藤的裸身男孩，他站在河川里撒尿，抬起头猛然发现红马正在远去，一匹美丽异常的红马鬃毛飘扬、四蹄凌空，正在远去。锁将手指含在嘴里开始啼哭。锁的哭声对于我们来说持续了一百年。你在四面八方听见他的哭声，却再也看不到他。红马的小情人随着红马一起远去。复归永恒的马，复归永恒的人，他们将一去不回。